

像 萊 東 呂



吕祖谦像。资料图片

闽北与浙西有仙霞岭阻隔,古时闽浙通道多绕道赣省,走常玉古道。宋乾道八年(1172)史浩修筑仙霞岭石路,3年后路刚修成,仙霞古道上就出现了浙东理学家吕祖谦的飘飘身影。他不仅首攀仙霞道,而且给世人留下了珍贵的旅途行程书《入闽录》。

淳熙二年(1175)三月二十一日,吕祖谦携门生潘景愈自婺州出发入闽会见朱熹。在南宋儒林中,浙江婺州的吕祖谦(1137年—1181年)与福建尤溪的朱熹(1130年—1200年)是两座令人高山仰止的山峰,学界常并称“朱吕”。两人自1155年福州相识之后的26年间,曾先后四次会晤。其中吕祖谦经仙霞古道入闽会面朱熹,是他们第三次会面,成果颇丰,除了吕祖谦创作了《入闽录》,两人还同编理学入门读物《近思录》,并有了后来著名的鹅湖之辩。

但淳熙二年吕祖谦入闽并非初心,而是另有原因。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吕祖谦为何要去福建?为什么要走仙霞古道?

吕祖谦与朱熹之间的交游,更多的是凭借书札往来。在朱熹《晦庵集》中,《答吕伯恭》书札多达106通,而在吕祖谦的《东莱集》中,《与朱侍讲(元晦)》也有67通。笔者从双方的来往书札及相关资料中寻找答案。

吕祖谦过仙霞古道

吴拯修



仙霞古道。巫少飞 摄

吕祖谦为什么去福建?

《朱文公文集》卷三十三《答吕伯恭》三十五:“……闻怀玉山水甚胜,若会于彼,道里均矣,如何?”《东莱吕太公别集》卷七《与汪端明》十五:“近得朱元晦书,亦拟俟辞受定,会于怀玉山中。”伯恭是吕祖谦的字,元晦是朱熹的字,端明是吕祖谦老师汪应辰的字。书札来往于淳熙元年甲午(1174)六月。朱熹首倡倡议,去怀玉山玩,你我去那边,路程差不多。

其实,两人相约出游,早于上一年便有此意。癸巳(1173年)夏,朱子与伯恭二十一书就提到,“吾人安得数月相携于深山无人之境”。故甲午夏,与伯恭三十五书再议云:“秋冬间无事,或可出人,甚思承教”,并再提怀玉山。答伯恭三十六书则相约次年开春游怀玉、天台、雁荡。冬十月,又来信相约春初温、台之行。

本来依朱熹的约定,是朱熹到金华会合吕祖谦同游温、台。但当时,朝廷刚任用了一、二个大臣,因为金华离杭州太近,朱熹怕人误会过浙江是来讨官的,又来信说不来了。吕祖谦认为朱熹是想得太多了,不过也不是毫无道理,既然你不便来,那就我去福建吧。据吕祖谦《东莱别集》与汪端明载:“朱元晦约来春至婺,因为天台、雁荡之游。或谓渠久不出,今虽寻山,然适当一、二公登用之时,自远而近,恐不察者或以为疑,此诚过虑,告试为斟酌。倘渠出果有嫌,则某却当入闽访之。”于是,就有了吕祖谦的福建之行,衍生了诸如鹅湖之辩的许多故事。

吕祖谦为什么要走仙霞道?

吕祖谦到了衢州以后,有两条路可以选择:一是走官路,即从衢州—常山—玉山—铅山—武夷路入闽;二是走私路,即衢州—清湖—仙霞古道—浦城小关入闽。本来吕祖谦选择走常玉古道顺理成章,应无悬念。吕祖谦两次娶韩元吉之女,金华、信州自然往返多次,熟门熟路。官路有驿站照顾,而私路刚刚铺就,没有驿站,有诸多不便,怎么会弃易就难选择走私路呢?吕祖谦与门生走私路的原因,可能受朱熹所托,要到清湖探访南塘书院的近况。

这就要说到朱熹和另一个大儒前辈徐存的交往。徐存(生卒年未详),字诚叟,号逸平,江山人。北宋宣和年间曾师从理学家杨时,为程颐再传弟子。徐存学成归乡,绝意仕途,在江山清湖创建南塘书院,一心教学,一生把精力放在著书立说上。所著除了《五经讲义》外,还有《书籍义》《中庸解》《论语解》《孟子解》等。南宋初,徐存拒绝秦桧多次征召,隐居南塘,设书院讲学,门下子弟前后达千余人。徐存弟子名甲一方,其中江山周贲、柴卫、郑升之,西安县郑雍、陆律及常山县江泳,皆为南宋理学名士。

1148年,19岁的朱熹在临安进士及第,六月返回福建老家时,途经江山清湖。少年朱熹慕名走进了南塘书院,徐存此时已在55岁上下,但两人一见如故。这“故”也深为有理,原来徐存是朱熹父亲朱松的同学。

《朱文公文集》卷八十一云:“熹年十八九时,得拜徐公先生于清湖之上,便蒙告以克己归仁、知言养气之说。时盖未达其言,久而后知其为不易之论也。”该条后有徐霖之释:“……朱晦庵疑孟子放心之说,造而问焉。先生作《心铭》遗之,学者识为印诀。”徐存对于《孟子》“放心”一词的解释,对朱熹“存天理、去人欲”的理学主张有着极大的影响。

徐存是朱熹父亲朱松的同学。朱松与吕祖谦的父亲吕大器又是故交好友。有了这层关系,我们从吕祖谦的《入闽记》可以察知他走仙霞古道的原因。他从婺州出发,经江郎山、仙霞岭、浦城县,于四月一日至崇安县,一路且行且记,作《入闽录》。吕祖谦在《入闽录》中,特别提到了南塘书院:“十里,清湖渡。渡旁两垣,徐诚叟书院在焉,今为周氏居。”有人推测,许是得朱熹所托,经过江山清湖时,吕祖谦前往探望南塘书院。朱熹对徐存敬仰有加,作为朱熹最好的挚友,吕祖谦不可能不知道,他也早就读过朱熹的《重过南塘吊徐逸平先生》所作:“不到南塘久,重来二十年。山如龟背厚,地与马鞍连。徐子旧书址,毛公新墓田。青松似相识,无语独凄然。”他知道朋友为何凄然,所以,不管有没有朱熹的重托,吕祖谦是一定要徐存到徐诚叟书院来看一看的,这也许是他选择走仙霞路原因之一吧。

鹅湖之会后,朱熹出玉山送吕祖谦回金华,到了衢州两人分手,朱熹立刻到了江山。应江山尉尉熊可量所邀,朱熹在撰文《江山儒学记》中特别推许徐存:“子之邑(指江山),故有儒先曰徐诚叟者,受业程氏之门人,学奥行告,讲道于家,弟子自远而至者,常以百数,其去未远也。吾意大山长谷之中,陋巷穷檐之下,必有独得其传而深藏不市者,为我访而焉,则必有以审于此而知所以为教之方也。”朱熹不仅推崇徐存为儒家二程之再传弟子,还要委托江山尉尉熊可量寻找徐之弟子。熊尉立刻答应说,好的好的,你一走,我们就寻找,不过,最好把你的意思用碑刻下来。

朱熹知道所谓“徐诚叟书院在焉,今为周氏居”是吕祖谦的一种委婉,其实书院就是停办了。他是通过寻找徐存弟子,提醒熊尉,要重视徐存,善待南塘书院。

既有理学大家朱熹请益在前,又有昂首儒林的吕祖谦探访在后,足以说明,徐存和他的南塘书院,是江山难得一有的历史文化资源。所以,明嘉靖二十二年(1543年),江山知县黄纶重修徐存坟墓,立石碑,上书“宋大儒徐逸平先生之墓”。



清湖的浮桥头村,这里是徐存书院的旧址。(刘立忠 摄)